



# 夜盗珍妃墓

宁雪成

中国文联出版社

7.4

36  
I247.4  
160  
3

# 夜盜珍妃墓

宁 宣 成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贈 134 462

## 内 容 提 要

《夜盗珍妃墓》是根据1938年震动一时的珍妃墓藏宝被盗这一真实史料写的一部通俗传奇小说。作品采用章回体，描写鄂士臣一伙盗墓贼贪婪成性，窃取珍宝的骇人险历，以及他们和土匪、伪军、侠女争夺珍宝而进行的互相追捕，明争暗斗的败行劣迹和可耻下场。故事曲折，情节紧张，跌宕起伏，丝丝入扣，直到最后一页才知珍宝落入谁手。本书对于认识历史，珍视文物是很有教益的。

### 夜 盗 珍 妃 墓

宁 宣 成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吉林市华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125印张 108千字

1986年2月第一版 1986年2月吉林第一次印刷

印数1——85,000册

---

统一书号：10355.493 定价：0.79元

# 目 录

- 第一回 酸秀才演说珍妃陵  
盗墓贼密谋窃国宝 ..... ( 1 )
- 第二回 鄂士臣夜探土匪窝  
螃蟹三暗施盗陵计 ..... ( 17 )
- 第三回 八盗贼初盗珍妃墓  
十土匪二进凤凰台 ..... ( 32 )
- 第四回 盗墓贼复入珍妃陵  
护陵队伏击高洪飞 ..... ( 47 )
- 第五回 八盗贼三盗珍妃墓  
李纪光陵前惊断魂 ..... ( 59 )
- 第六回 唐镖师孤身审盗贼  
鄂士臣连夜藏同伙 ..... ( 75 )
- 第七回 高洪飞劫持封三娘  
唐镖师诱捉鄂士臣 ..... ( 91 )
- 第八回 鄂士臣大闹凤凰台  
黑妞儿夜救封三娘 ..... ( 107 )
-

|      |                       |
|------|-----------------------|
| 第九回  | 护陵人奇袭夺珍宝..... ( 122 ) |
|      | 唐镖师巧捕鄂士臣              |
| 第十回  | 捉同伙鄂士臣遁迹..... ( 132 ) |
|      | 寻匪首铁磨头带路              |
| 第十一回 | 土匪司令中计被捉..... ( 144 ) |
|      | 苏克萨哈巧取珍宝              |
| 第十二回 | 护陵叟携宝入地宫..... ( 153 ) |
|      | 持枪人夜盗珍妃墓              |

## 第一回 酸秀才演说珍妃陵 盗墓贼密谋窃国宝

话说一九三八年秋天的一个夜里，冷风凄凄，秋雨绵绵，凤凰台的小野店里灯火如豆，此刻正有五六个人在喝酒聊天，小店的老板封三娘在一旁殷勤伺候，这五六个人都很能聊，一人一段，或荤或素、或古或今，无不令人拍案惊奇。正说着，酸秀才陈一鸣打着雨伞兴致勃勃地进来了。他这一来，好象诸葛亮到了江东，酒店里顿时鸦雀无声。酸秀才一见这个阵势，要了壶酒，要了一碟花生米，拣个居中的位置坐了下来，说道：“诸位方才说得好不热闹，我这一来，冲断了。”说着抱拳施礼连喊，“罪过，罪过！咱们都是老熟人了，还是接着聊吧，不要客气。”这时封三娘端着酒和菜来了，笑道：“陈秀才，诸位看你兴致勃勃眉开眼笑，一定听到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奇闻，静等着你说呢！”

封三娘这几句奉承话儿，正中酸秀才下怀，他哈哈一笑，朗声说道：“真是碰巧了，在下这几日真听到了一段奇闻，正想奉献给诸位呢，诸位知道这段奇闻是什么吗？”说到这里，酸秀才看了看诸位酒客，停了几秒钟，没人回答。他呷了口酒，似乎很神秘地压低了声音，“这段奇闻说的是珍妃和珍妃陵！”

说起珍妃和珍妃陵，酒客们顿时都屏住了呼吸，静听酸秀才陈一鸣往下讲。酸秀才见大家都洗耳恭听，不由心里一喜，他又呷了口酒，绘声绘色地说道：“当年八国联军逼近京师，慈禧太后挟持光绪皇帝仓皇出走之际，并没有忘了囚

禁在冷宫的珍妃，赶紧传口谕将珍妃推入井中溺毙而死。从此之后，每到夜间，慈禧常被恶梦惊醒，醒来时总是一身冷汗，心里狂跳不止。日久天长越来越甚，甚至到了闭眼就看见珍妃从井内飘飘而出，来到面前，横眉怒视，似在索命。有时候耳边还响起珍妃落井之时的怒骂声，慈禧心里一琢磨，总觉得珍妃冤魂不散，时时刻刻在和她纠缠不休。于是又传下口谕，召珍妃父母火速进宫，打捞出珍妃尸体，入土安葬，免得搅闹她六神不安。

“珍妃父母接旨进宫，不敢怠慢，带着下人来到井边打捞一天一夜，却没有打捞上来。

“次日，慈禧闻知，勃然大怒，沉下脸说道：‘一个时辰之内再捞不出来，长叙呀长叙，就要摘去你的顶戴，革职拿办哪！’

“珍妃的父亲长叙一听吓得脸上变了颜色，咕咚一声跪在井旁，一边叩头一边说道：‘二奶奶，二奶奶，请你出来吧，再不出来，阖家大小都没命了！’

“你说怪不怪，长叙这么一跪，珍妃的尸体很快就捞上来了，长叙和夫人一见女儿尸体，夫妻二人放声痛哭。珍妃之母看见亲生女儿脸色苍白，浑身肿胀，犹如万箭钻心一般，立时背过脸去。长叙见女儿一脸怒容，仿佛正在怒斥慈禧专权误国，垂帘乱政，心里也是万分悲痛。可是慈禧也偷着瞧了一眼珍妃的遗容，心里不由打个寒颤，暗想，果真是冤魂不散哪，得赶紧加封，方能免除灾祸，于是又传旨，晋封珍妃为皇贵妃，赐锦棺木厚葬。当年光绪皇帝最宠爱的就是珍妃，珍妃死后，他只能背地里暗暗垂泪。哪里敢提个葬字。这时见老佛爷降下厚葬旨意，便将珍妃生前所爱之物和自己

珍藏的古宝珍玩陪葬。于是这珍妃陵所藏珍宝就非同一般了。印度莫奥儿王朝沙杰罕王曾经为最宠爱的王后慕玛泰姬玛哈尔修建了一座世界上最华丽的陵墓，名曰泰姬陵。这泰姬陵和珍妃陵相比，外观宏伟，但是墓内珍藏则远远不及珍妃陵了，以我观之，珍妃陵的陪葬要超过泰姬陵好几倍！

酸秀才陈一鸣说到这里呷了口酒，扫了听客们一眼，等待着听客们发生一片惊叹声。然而听客一个个都听愣了。过了三四分钟，才有一个叫鄂士臣的青年人问道：“陈秀才，这条奇闻你是从哪儿听来的？”

酸秀才一听鄂士臣这么问，又来了话题，他神秘地说道：“这是宫里一位老太监传出来的。”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怕再出个军阀演一次西陵盗宝的丑剧，这些日子正一个个辟谣封口呢，又赶忙说，“诸位听听就算了，千万别往外传。”

秀才这一席话是为了过一过聊天瘾，别看他发了不少议论，其实心里什么也没想，只觉得今天抓了个头条新闻，在众目睽睽之下讲出来，心里十分得意。

可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夜盗珍妃墓的故事就是从这个传说开始的，假如珍妃在天有灵的话，一定饶不了这个多嘴多舌的酸秀才。

方才说听者有意，这个“听者”指的是谁呢？指的就是探听这条传闻虚实的鄂士臣。

鄂士臣想干什么呢？只用两个字就说清了：“盗墓”！鄂士臣是什么人物敢盗珍妃陵墓？他长几个脑袋？不论哪朝哪代对盗窃帝王后妃陵墓的从来都不客气，十有八九要砍头的。孙殿英东陵盗宝，人家是军长，有军队，有后台。他鄂士臣有什么？鄂士臣是个普通庄稼汉，粗通文墨，除了脸蛋儿

漂亮之外，什么也没有。

那鄂士臣为什么敢想盗珍妃墓呢？

他心里想，眼下日本人占领了易县城，八路军占领了西陵以西的山区，伪西陵办事处的护陵警，逃进了易县城里。如今偌大一片陵墓除了一名老看守外，没有一兵一卒，是盗珍妃墓的天赐良机！

鄂士臣正想着盗墓，封三娘讨好地问他：“士臣兄弟，想什么呢？”

鄂士臣一惊，忙说道：“我也听了一条新闻，说慈禧太后西逃之前和珍妃闹得很僵，慈禧太后对珍妃说：‘贱货，不要跟皇上说什么维新！’珍妃毫不示弱，说：‘维新有什么不好？我和皇上是夫妻，自古以来夫唱妇随，妻子怎么能不帮助丈夫呢？’慈禧太后对珍妃说：‘夫妻，我让你守活寡！’说完就把珍妃打入冷宫。慈禧西逃时，觉得带走珍妃是个累赘，留下她又便宜了她，于是让珍妃自尽。珍妃不服，慈禧便让太监绑住珍妃的手脚把珍妃投入井里溺死。后来是瑾妃到处说情，才把珍妃尸体打捞上来。这和慈禧太后和光绪没什么关系，慈禧太后也不可能下令让珍妃父母进宫打捞珍妃遗体……”

酸秀才一听鄂士臣否定了他的传闻，心中老大不快。他摇了摇头，说道：“士臣老弟，慈禧下令溺死的人，谁敢请求把她捞上来？瑾贵妃要求情的话，老佛爷非说，你那么关心你的珍妹子，你就跟她作伴去吧！瑾贵妃和珍妃不同，唯唯诺诺，胆小如鼠，她绝不敢求情。老弟，还是我的传闻有准头，你那是道听途说。”

封三娘本来是想讨好鄂士臣，没想到酸秀才一席话扫了

鄂士臣的兴，她想把这个头岔过去，让大家聊别的，于是忙说：“大家别光顾着聊天，喝酒吃菜，照顾照顾我的买卖。哪位先生再来一段古的，我最爱听说古了，比那辈的粉的都来劲……”

鄂士臣皱着眉头喝了一杯，站起来说道：“诸位喝着，士臣告辞了。”

封三娘一愣。随即笑语挽留，鄂士臣根本不理她，转身就走。封三娘拿了把雨伞追了出去，在递给鄂士臣的一瞬间，红着脸说：“士臣兄弟，晚上我……等你！”

鄂士臣一阵心跳，在雨里愣了一愣，向关友仁家走去。

关友仁和鄂士臣是好朋友，俩人无话不谈，今天晚上秋雨绵绵，使他感到十分无聊，便点起油灯看《聊斋》。

鄂士臣一进门，见关友仁挑灯夜读，便说道：“关兄，真用功啊，准备进京赶考怎么着？”

关友仁笑了笑说：“用功？用鬼狐功，看《聊斋》呢！”说着，卷了一支烟给鄂士臣。鄂士臣见他家的人都睡了，就小声说：“关兄，我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

“日本人打来了，咱们该弄点家伙，拉一支队伍，一旦有出头之日，你当了大官，我也跟你沾点光。”

关友仁早就有心拉一支队伍，可是，家境贫寒，没钱买枪，更谈不上招兵买马了。鄂士臣这么一说，他就把心窝子里的话倒出来了，他说：“士臣，你我都在拳房里蹦跶过，多少都会几手，师兄弟也不少，按说要拉支队伍，在这日本、八路、土匪交错的西陵并不难。可是你我家境都不富裕，拿什么去买家伙呢？就我这个破窝，全卖了也买不了一杆

枪。”

鄂士臣说：“挖开一个皇陵还愁没钱买武器吗？”

关友仁一听鄂士臣说挖皇陵拍腿惊呼：“好主意！”可是马上就捂上了自己的嘴，悄悄对鄂士臣说道，“士臣，这可得周密谋划，咱俩可不比军阀孙殿英！”

鄂士臣说道：“关兄，你放心，现在日本人在易县县城，八路军在西陵以西山区，这西陵不要说红青白三层界桩内没有一兵一卒，就是官山上也没有守陵人马，护陵警都在易县县城里。现在这块地方等于由日本、八路和土匪三路大军给我们戒严，让我们盗墓。你还担心什么？”

关友仁说道：“士臣，孙殿英有成千上万的兵为他挖墓，可你我只有两个人；孙殿英有盗墓老手指引，又有炸药火炮，我们有什么？什么也没有！”

鄂士臣说道：“人是活的，咱们可以去找盗墓老手嘛！”

关友仁说道：“对，咱们可以找几个盗墓老手，反正拉队伍也需要人。我们村的李纪光，是盗墓老手，他盗过泰陵和王爷陵。这个人沉稳，长于智谋。我看此次盗墓少不了他。”

鄂士臣说道：“他算一个。”

关友仁又说道：“龙里华村的那保余和苏振生也是盗墓老手。他们俩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今年曾经被一支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军队掏了窝，让他们俩带领盗崇陵地宫，你想盗光绪的地宫谈何容易，没有点能耐能行吗？他俩很从容地引导那支杂牌军盗窃了地宫。据说，杂牌军盗墓时没注意那保余和苏振生在干什么，他们俩在地宫中作了手脚，待杂牌军队

走了之后，他俩重盗地宫，所得甚丰，这一点谁也不知道，是我碰上的。他俩的嘴很严，又不露富，平时当石匠，无人觉察，我去邀请他俩，他们心虚不敢不干，又绝对透不了风。”

鄂士臣说道：“他们俩可以，不过得小心，提防他们盗墓时再作手脚，把我们俩骗了。”

关友仁说道：“那是自然，士臣，盗墓老手在西陵并不难找，我发愁的是枪，咱们得有几支枪，万一有人发现，我们可以还击，逃跑。可找枪的路子我没有。”

鄂士臣说道：“那好办，我知道下苓村的张景玉和张杰有枪。他们有三支枪，一支六轮手枪，一支长枪，一支独撅。他们俩干过单帮土匪，绑花票，不过你不要担心，他们专到五六百里地外去绑地主家的千金小姐，不在西陵作案，更不会绑你妹子。而且他俩早已洗手不干了。他俩还当过石匠，掘墓比你我有门道，我和他们有点交情，我去说，他们会参加的，这两个人都是不怕事的主儿。”

关友仁有点担心，他说：“绑花票的人心狠手黑，好色，可容易坏事啊！”

鄂士臣说道：“拿枪的不心狠手黑怎么保护咱们？至于好色，待盗完墓分一部分给他们，让他们离开我们，他搞多少破鞋也与咱们不相干了。”

关友仁说道：“对。不过，枪还少，你还有路子吗？”

鄂士臣说道：“荆轲山村的孟轲有一支枪，他也盗过墓，和我关系不错。不过我摸不透他的底，这个人城府很深。”

关友仁问道：“他会不会坏了咱们的事？”

鄂士臣说道：“我想不会。”

关友仁说道：“那就算上他一个。行啦，人不要多，多了容易漏风。”

鄂士臣说道：“天有不测风云，说不定周围的三支军队哪天在西陵开战，我们得快干！”

关友仁说道：“今天太晚了，明天一早咱们分头找人，你看如何？今天晚上你就在这睡吧，我这还有半斤老白干，咱们喝了就睡。”

鄂士臣这时才想起封三娘还在等着她，匆匆告别了关友仁向小野店走去。

小野店里已经黑了灯。鄂士臣越墙而进，轻轻呼唤：“封三娘！”

封三娘没有点灯，轻轻拉开了门，鄂士臣一闪身进了封三娘的卧室，封三娘紧紧搂住了鄂士臣问道：“士臣，你没遇见土匪吧？”

鄂士臣一惊，预感到有点不妙，忙说：“没有啊，怎么，出事了？”

封三娘心有余悸地说道：“吓死人了！你刚刚走，店里进来了一个黑脸光头的凶汉子，要一斤酒二斤牛肉。酸秀才还在那里谈珍妃陵，那几个人听得津津有味，不时问东问西。酸秀才低声露了露珍妃陵中藏着的金如意是稀世珍宝，露了露珍妃腰间的锦囊藏着什么宝贝，我也听入了迷。这时，夜已经深了，大家都有些醉意，酸秀才借着酒意凑到我的耳根说，他不想走了。我一听这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沉下脸撵他们走。说，请诸位明天光临小店。正在这时，那个黑脸光头汉子咳嗽了一声，从店外进来了三个穿护陵警服的汉

子，一个人手里两把盒子炮，对准了酸秀才他们六个人。那个黑脸光头汉子用嘶哑嗓门说，我们是护陵警，你们几个胆大包天，敢策划盗珍妃陵墓，跟我们走一趟吧！酸秀才六人一听这话，一惊一吓酒都醒了，赶紧下跪求饶。黑脸光头汉子一挥手，那三个护陵警上去把这六个人都铐上了，还用我的抹桌子布把酸秀才他们的嘴堵上。我一看他们的作派象绑票的就起了疑心，但是不敢作声。那黑脸光头汉子掏出金壳怀表看了看，说：‘带走！’就出了店。在店外我听其中一个说：‘高司令，这个小娘们挺嫩的，能不能让咱开开荤？’我的心立刻凉了半截。那个黑脸光头汉子说：‘别胡闹，八路离这儿很近，这里是他们的游击区，万一碰上就麻烦了。快撤！不要误了老子的大事，老子这回他娘的要发了！’他们走了，我赶紧关了门，吹了灯，站在这里等你来。可是左等你也不来，右等你也不来，我就胡想开了。我看他们不是护陵警，是高洪飞土匪。听他那意思，他们想盗珍妃墓，酸秀才恐怕要吃苦了。我怕你也被他们捉去，害怕得直哆嗦。你来了，我就放心了。你还想喝点酒吗？啊？不，那……就……”

鄂士臣没有上床，他对封三娘说：“封三娘，我还有点事，怕你惦着，特地来告诉你。”说着抽身要走，封三娘一把拉住了他：“告诉我，是哪个丫头把你迷住了？”

“看你，胡说了些什么！”

“那，告诉我，你有什么事？”

鄂士臣没有回答她。

“是不是你也要盗墓？”

“你胡说些什么？你疯了！”

“我能猜到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士臣，别干那一行，那要掉头的。即便侥幸逃脱，也一辈子不得安宁，日本人要抓你，护陵警要抓你，土匪也要抓你，八路将来也饶不了你。你……娶了我吧，这个小店足够咱俩吃喝花用，我也不用整夜整夜担惊受怕了。”

鄂士臣猛地搂住了封三娘，在她耳边说：“你是好女人，等我办完了事一定娶你！”

封三娘敏锐地感到他要盗珍妃墓，看着他的眼睛说道：“你要答应我，不去盗墓！”

鄂士臣没听她说，接着说：“从现在起，不许你再和别的男人睡觉！”

“我起誓！”

“我走了。”

“你不要去盗墓！”

鄂士臣没有理她，心里说：“傻女人！一个男人不铤而走险，只能象女人一样，窝窝囊囊一辈子。我不但要盗墓，而且要赶快下手盗！高洪飞也要下手，我要赶在他前头！”

鄂士臣刚要走，店外有人敲门。

封三娘拉住鄂士臣，不让他走。

敲门声越来越大。封三娘不得不问：“谁呀？”

“封三娘，我是陈剑南。俺爹在哪里您知道吗？”

陈剑南是陈一鸣的小儿子，他估计老爹在封三娘这里鬼混，不好明说。

封三娘一听不知如何回答好了，乡里乡亲的不能说谎，但是这件事一句话怎么说清楚呢？她对鄂士臣说：“我去去就来，你先上床歇着吧。”

封三娘开了门，一看门外站了三个人。陈剑南后面是一位清瘦的老翁，太监模样，架着老翁的是一位镖师。封三娘这才明白，是这个老太监找酸秀才有要事。

“封三娘，”陈剑南说道，“这位老先生找俺爹有要事，哪里也找不到，听说他到这儿喝酒，才到您这儿问问。”

封三娘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好，她不知这两位客人是干什么的，她怕说出真相惹祸。那老翁很是世故，见封三娘不愿意说，就掏出一把银元放在桌上，然后对封三娘说：“我只和陈秀才说几句话就走。”

封三娘问道：“老先生，您是……”

老翁说：“我在北京宫里当差……”

封三娘明白了，他就是酸秀才说的那个老太监，不慎泄密的老太监，来封口来了，封三娘叹了口气，如实说了。

那老翁一听，连声说：“糟了！糟了！”

那保镖的说：“不要着急，我去找护陵警。”老翁摇头。

那保镖的又说道：“那么，我去找八路，他们一贯主张保护文物古迹。”

老翁沉默片刻，说道：“先回去，咱们斟酌个办法……”

这三个人走了，封三娘赶紧回到屋里。一看，鄂士臣已经走了！

鄂士臣为什么不辞而别呢？

鄂士臣一听那个老翁和保镖的对话，就意识到老天爷留给他盗墓的时间不多了，必须马上动手。晚了不但不成，还有危险！他怕封三娘回来缠磨他，干脆偷偷溜走不辞而别。

鄂士臣又到关友仁家，对关友仁说道：“关兄，你说咱

们盗哪个陵墓比较合适？”

关友仁说道：“等把人集合齐了再商量吧，他们都是盗墓老手。”

鄂士臣说道：“关兄，咱俩既然要拉队伍，就要事事先拿大主意。不然的话，人集合齐了，你说东我说西，争个面红耳赤，岂不误事？”

关友仁说道：“你说得有理。咱俩是得先拿大主意。嗯……帝陵四座，泰陵、昌陵、慕陵、崇陵，崇陵地宫被盗过……这四座帝陵规模大，工程坚固，咱们人少不容易盗。后陵三座，泰东陵、昌西陵、慕东陵，共葬九个皇后，这些皇后陵倒是没有被盗过，但是规模也很大，工程也很坚固，军队容易盗，咱们不容易盗。还有妃陵三座，公主、公主园寝四座……唉，对了，士臣，咱们盗妃子陵吧，妃子陵工程量小，三两个黑夜就可以挖开。”

鄂士臣又问道：“盗哪个妃子陵呢？”

关友仁说道：“昌陵距八路军驻地较近，容易暴露目标，凶多吉少，八路对盗墓的视若国贼向来不客气，昌陵不行。泰陵距村庄较近，也容易被发现，泰陵不行。嗯，我看盗崇陵的珍妃墓合适，珍妃陵墓离村庄远，不易被发现，珍妃又是光绪皇上的宠妃，随葬珍宝可能会比其他妃陵多。”

鄂士臣说道：“对，珍妃墓确实油水大。”说着鄂士臣就把酸秀才在酒店演说的珍妃墓传闻重复了一遍。关友仁听完之后说道：“好，那咱们就定下：盗珍妃墓！”

鄂士臣紧接着就说道：“要盗珍妃墓得快！”

关友仁听鄂士臣话中有话，忙问道：“为什么？”

鄂士臣随即把土匪高洪飞绑架酸秀才，老太监深夜追踪